

明正德《琼台志》云：“琼与中州绝异……冬不冻寒，草木不凋，四时花果。”海南岛四季草木繁茂，花儿竞相绽放，古往今来，争艳斗芳的花儿引来众多文人墨客咏赞。



琼台书院奎星楼前的白梅。
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摄

木棉花落刺桐开

苏东坡谪居海南儋州时写有诗句：“记取城南上巳日，木棉花落刺桐开。”古时的上巳日是三月初三，此时木棉花刚刚落下，刺桐花迫不及待地绽放。苏东坡诗中的木棉与刺桐，都是古代海南名花，常见于各类诗作中。

唐代诗人李商隐有诗《李卫公》云：“绛纱弟子音尘绝，鸾镜佳人旧会稀。今日致身歌舞地，木棉花暖鹧鸪飞。”诗题中的“李卫公”所指为唐代宰相李德裕，此诗是感叹当时李德裕被贬崖州的作品，后两句说海南是一个多歌舞的地方，木棉树开着娇艳的红花，鹧鸪鸟在木棉树间鸣叫飞翔。

木棉花也叫“攀枝花”，明代海南著名诗人王佐的诗作《攀枝花》云：“焰焰烧空出化炉，一春花信最先孚。看花未暇评牛李，且醉东风听鹧鸪。”木棉花一般开于春前，花开时树无叶，花色红艳，盛开时满树烂漫，古人视木棉花开为春天到来的信号。

木棉花落之时，就是刺桐花开的时节。明代时，王佐的家乡临高刺桐繁茂生长，他自号“桐乡”，可见诗人对刺桐的喜爱。王佐有诗句云：“刺桐花开三月天，鹧鸪声里好闲眠。谁言老圃风烟歇，还看芳春景物妍。”在他眼中，阳春三月的海南岛，刺桐渐次开花，春色渐入佳境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。

清代海南诗人王懋曾也有描写刺桐花盛开的诗句：“古树槎枒多刺桐，三月花开遍山崆。或似霓旌飞碧落，或似祥云袅娉约。”



刺桐花。资料图

诗中常开海南花

■ 杨树

甘陪菊淡偕梅瘦

鸡冠花也是古代海南常见花卉，清光绪《崖州志》记载：“鸡冠花，红色。开时状类鸡冠，故名。”明代海南名士唐胄作有《红鸡冠花》一诗，诗云：“花名不解作花妍，花似鸡冠像可怜。文帙偏妆丹点蜜，斗釜再接血痕鲜。甘陪菊淡偕梅瘦，不惹蜂狂与蝶颠。岁晚朱颜谁更在，寒盟如此共年年。”唐胄从色彩和形象着笔吟咏鸡冠花，说它花色红艳如血，形象如公鸡之冠，在百花之中颇具特色。这首诗还提到“菊淡”“梅瘦”，说的正是菊的清淡雅、梅的清瘦高冷，鸡冠花有着和菊、梅类似的品格。

菊花在海南种植历史较久，品种也较多。正德《琼台志》记载：“菊，品最多，叶相似而色不同。其著者，黄有大黄、小黄。簪头白，有大围二寸许者名兔儿，花瓣细卷者名鹅毛……”南宋名臣胡铨被贬海南时曾作诗《送菊》，其中有诗句：“卧病高秋留海浦，明日重阳更风雨。杜门不出长苍苔，令我天涯心独苦。篱角黄花亲手栽，近节如何独未开。含芳闼采亮有以，使君昨暮徵诗来。”重阳登高祈福的时节已至，但海南的菊花未开，诗人十分怀念过往在重阳赏菊的美好时光。

相较于木棉花、菊花，梅花在海南不太常见，但古诗词中也可见其身影。清代海南诗人王承烈写有诗句：“梅花昨夜占春开，廿四番风被唤回。何事郎心回不得，可怜依瘦竟如梅。”

明代大儒丘濬曾作诗《红梅》：“琼妃夜宴蕊珠宫，归到人间便不同。谁把秋香浪评品，此花真是状元红。”据一些海南古籍记载，红梅树不高，叶长如桃而小。秋冬季节的海南，菊花、梅花相继开花，仿佛赴约而至，清道光《琼州府志》载：“岭南梅花常与菊花相及，所谓‘十月先开岭上梅’也。”

香比木犀清不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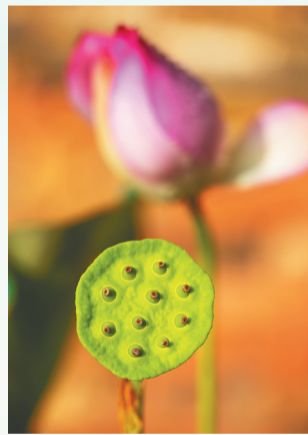
江西人艾璞是明代成化年间进士，为人清正，官至右副都御史，后因得罪权贵遭弹劾。史书载，艾璞先被逮捕入狱，后“杖五十，全家徙海南”。艾璞曾作诗《细米》，描写的是海南的细米花，诗云：“花名细米见吾稀，千蕊累累缀一枝。香比木犀清不减，色如槐子残差宜。蟾宫再喜逢仙子，蜗寓初看捧侍儿。它日西江归去路，和根带露不妨移。”

细米花，俗称“指甲花”，叶如枸杞，可染指甲，花蕊细如米，因而得名。明代海南诗人钟芳也有诗作《细米花》，诗句如下：“叶叶间疏英，深冬树更青。色欺女萝嫩，香赛木犀清。细细抽金缕，累累缀玉缨。蝶蜂何处在，莫敢侵芳馨。”

艾璞和钟芳的诗都描写了细米花的纤细及花蕊累累，同时用木犀之香来衬托细米花之香。

木犀，俗名“七里香”，也称“桂花”“岩桂”，秋季开花，花簇生于叶腋，花有黄、白、微红三色，花香极浓，产于海南等地。木犀开花时芳香幽远，是较有代表性的“香花”。

“岩桂香清无美色，海棠色美少清香。”关于木犀，王佐认为其香清而无美色，是为美中不足。



临高县多文镇美山村的荷花。
海南日报记者 李天平 摄



琼中百花岭热带雨林文化旅游区的粗喙秋海棠。
苏晓杰 摄

白白红红竞好春

含笑花，又称“白兰花”，其花如兰，形色俱佳，开花时，含蓄而不全放，似人笑而不语。在古代，含笑花只长于华南，海南是原产地之一。清道光《琼州府志》云：“（含笑花）花开不满，若含笑然，随即凋落。一种小而色多白者尤香。”

北宋宰相丁谓被贬崖州时，曾作诗《山居》，其中有诗句：“草解忘忧忧底事，花能含笑笑何人。”至明代，王佐先后作诗两首回应丁谓关于含笑花的疑问，“尧草元能指佞臣，逢花休问笑何人。君看青史千年笑，奚止山花笑一春！”“白白红红竞好春，含香羞涩似含颦。无端却被崖州户，错怪闲花解笑人。”

海南岛上五颜六色的花四时不绝。其中一些花期很长，古时儋州清水池中的莲花，就因四季花开不断而声名远扬，明代《群芳谱》称这里的莲花为“四季莲”。民国《儋县志》记载：“胡铨、李光曾同游玩，记曰：海南荷花，尝与菊梅相接，蕊小而清香可爱。”

南宋建炎四年（1130年）出任昌化军知军的陈觉曾作诗《题清水池》，其中就写到了清水池中的莲花，诗句如下：“秋来雨溢足池塘，华屋临流四面凉。风颭圆荷翻翠盖，水涵芳蕊滟红妆。淡烟难掩天真色，薄月常供自在香。诗老未须识琐细，解陪梅菊到冰霜。”

在陈觉笔下，清水池环境优美，池中莲花艳丽而清香，海南气候温暖，即便到了冬天，莲花仍在开放，与菊花、梅花并丽争艳。

蛱蝶花是一种颇为奇特花卉，古书记载称，此花附物而生，有黄、红、紫三种，因状如蛱蝶而得名。明代海南诗人杨碧有诗《蛱蝶》：“狂杀春光恋物华，园林红紫尽为家。可堪不醒酣香梦，也自东风化作花。”

清代康熙年间任琼州知府的牛天宿有诗《佛桑》：“曦驭扶桑沧海东，光分异种长芳丛。海棠娇艳还输媚，芍药芬芳却让红。大小参差堪承露，淡浓披拂总宜风。瞿昙座下为清供，应与白莲一样同。”诗中提到了扶桑、海棠、白莲等海南花卉。☑



王佐的《鸡肋集》。资料图